

白雨齋詞話

詩莫盛於唐而詞莫盛於宋。宋以後詞律復變。則南北曲出焉。故詞之爲體。詩以爲
禰曲以爲子。識者爲之莫不沿溯漢魏。游衍屈宋。以斷上闕三百篇之旨。意謂不如
是不足以激其源。涉其奧。其說亦既美矣。然予嘗以爲此文辭之源。非文心之源也。
文心之源亦存乎學者性情之際而已。爲文苟不以性情爲質。貌雖工人猶得以挾
其槪。不工者可知。所謂詞者。意內而言外。格淺而韻深。其發摠性情之微。尤不可掩。
而世乃欲以鏤薄求之。藻繪揉之。抑末已。吾友陳君亦峯。少爲詩歌。一以少陵杜氏
爲宗。杜以外不屑道也。年幾三十。復好爲詞。探索既久。豁然大徹。所爲詞藁。深永超
拔。已足上摩宋賢之壘。而別著白雨齋詞話八卷。抉擇幽微。辨才無礙。尤有不受流
俗羈縻者。亦峯之於詞。思與學兼盡如此。亦勤矣哉。亦峯天資醇厚。篤內行。與人交
表裏洞然。無骭骸之習。退省其家。父兄之勞。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爲己憂。其
有得於性情者。又如此。則文辭之工。操本以運末。復何怪焉。同治之季。予始識亦峯
於泰州。切劘道義。既久。因得附爲婚姻。迄今二十餘年。莫渝終始。願予兄弟輩。業不

加修而亦峯之學乃與年俱進嘗言四十後當棄辭章力求經世性命之蘊予深偉其議且思有所翼贊而亦峯遽以光緒壬辰秋奄忽辭世噫善人君子不能久存於世歐陽子所以致慨於張子野者予嘗以爲誓言今乃不幸於吾亦峯親見之寧無恫耶亦峯爲學精苦每晝營家事夜誦方策及旣歿遺書委積多未徼編惟手錄詞話已有定藁其門下士海寧許君守之諸君子將爲刊行以予庶幾能知亦峯者督文弁首予旣感亦峯之志且幸是書之傳也因述所見如右以質許君惟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亦峯所以自託者旣著其亦可以無憾矣乎記三年前亦峯嘗挈是書初槩見視且屬爲敘予以方如南清河倣裝待發無以應也今乃終得論次其書而亦峯已不及見嗚呼此尤足以啓予之悲也已亦峯諱廷焯鎮江丹徒人舉光緒戊子科江南鄉試歿時年四十光緒十九年太歲在癸巳夏四月正定王耕心撰

陳子亦峯。予戊子江南所校士也。聞中得生卷。議論英偉。而真意懇摯。決其爲宅心純正之士。亟薦於主司。果膺魁選。謁予於桃源署齋。溫文爾雅。與談經史。悉能根究義理。貫串本原。詩古文辭。皆取法乎上。必思登峯造極而後止。間論時事。因及古忠臣孝子。輒義動於色。予竊喜鑒衡不爽。而生之素所蓄積可知矣。桃源劇邑。不易治。予欲維繫之。俾資贊畫。以親老辭。詎意年甫強仕而歿。尊公猶健在也。其門弟子集其詞話。並所著詩詞。先以付梓。予得而閱之。推本風騷。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非所謂宅心純正。蘄至於登峯造極者歟。予旣幸能得一士。又甚惜得一士而未獲見諸行事。第以空言傳世。不能無慨於中。爰書數言。以弁簡端。光緒二十年秋八月。歷城汪懋琨序。

倚聲之學，千有餘年。作者代出，顧能上溯風騷，與爲表裏，自唐迄今，合者無幾。竊以聲音之道，關乎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竟其委者，未獲泝其原。揆厥所由，其失有六：飄風驟雨，不可終朝，促管繁絃，絕無餘蘊，失之一也。美人香草，貌託靈脩，蝶雨梨雲，指陳瑣屑，失之二也。雕鐫物類，探討蟲魚，穿鑿愈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慘惻憫悽，寂寥蕭索，感寓不當，慮歎徒勞，失之四也。交際未深，謬稱契合，頌揚失實，追恤譏評，失之五也。情非蘇寶，亦感迴文，慧拾孟韓，轉相關韻，失之六也。作者愈漓，議者益左。竹垞詞綜，可備覽觀，未嘗爲探本之論。紅友詞律，僅求諧適，不足語正始之原。下此則務取穠麗，矜言該博。大雅日非，繁聲競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感不能無所寄。寄託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鬱，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章，不外比興。谷風陰雨，猶自期以同心，攘詢忍尤，卒不改乎此度。爲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淚。所感者深且遠也。後人之感，感於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詩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絃管，飛卿端已首

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辨，故其情長，其味永，其爲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餘年，沿其波流，喪厥宗旨，張氏詞選，不得已爲矯枉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鑒緒未遠，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蕭齋岑寂，撰詞話十卷，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爲體，沈鬱以爲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非好與古人爲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爲斯詣綿延一線，暇日寄意之作，附錄一二，非敢抗美昔賢，存以自鏡而已。光緒十七年除夕，丹徒陳廷焯。

白雨齋詞話卷第一

丹徒 陳廷焯 亦峯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國初諸老，多究心於倚聲，取材宏富，則朱氏彞尊詞綜，持法精嚴，則萬氏樹詞律。他如彭氏孫適詞藻，金粟詞話，及西河詞話，毛奇齡詞苑叢談，徐鉉等類，或講聲律，或極豔雅，或肆辯難，或有可觀。顧於此中真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竊不自量，撰爲此編，盡掃陳言，獨標真諦。古人有知，尙其諒我。

明代無一工詞者，差強人意，不過一陳人中而已。自國初諸公出，如五色朗暢，八音和鳴，備極一時之盛。然規模雖具，精蘊未宣。綜論羣公，其病有二：一則板襲南宋面目，而遺其真，謀色揣摩，雅而不韻；一則專習北宋小令，務取濃豔，遂以爲晏歐復生，不知晏歐已落下乘，取法乎下，弊將何極？況並不如晏歐耶？反是者一陳其年，然弟得稼軒之貌，蹈揚湖海，不免叫囂。樊榭竊然而深，悠然而遠，似有可觀，然亦特一邱

一壑不足語於滄海之大，泰華之高也。

學古人詞，貴得其本原。舍本求末，終無是處。其年學稼軒，非稼軒也；竹垞學玉田，非玉田也；樊榭取徑於楚騷，非楚騷也。均不容不辨。

作詞之法，首貴沈鬱。沈則不浮，鬱則不薄。顧沈鬱未易強求，不根柢於風騷，烏能沈鬱？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詞，忠厚之至，亦沈鬱之至。詞之源也。不究心於此，率爾操觚，烏有是處。

詩詞一理，然亦有不盡同者。詩之高境，亦在沈鬱。然或以古樸勝，或以沖淡勝，或以鉅麗勝，或以雄蒼勝。納沈鬱於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盡沈鬱，如五七言大篇，暢所欲言者，亦別有可觀。若詞則舍沈鬱之外，更無以爲詞。蓋篇幅狹小，倘一直說去，不留餘地，雖極工巧之致，識者終笑其淺矣。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沈鬱。宋詞不盡沈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沈鬱者。即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似不必盡以沈鬱勝。然其佳處，

亦未有不沈鬱者。詞中所貴。尙未可以知耶。

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但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而王元澤眼兒媚。歐陽公臨江仙。李知幾臨江仙。公然列入。令人不解。卽朱希真漁父五章。亦多淺陋處。選擇旣苛。卽不當列入。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嫌依傍前人。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固未爲知己。而詞選必推爲傑構。亦不可解。至以吳夢窗爲變調。摺之不錄。所見亦左。總之小疵不能盡免。於詞中大段。卻有體會。溫韋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

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菩薩蠻更漏子諸闕。已臻絕詣。後來無能爲繼。所謂沈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

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淒涼哀怨。真有欲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弟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

飛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絕唱。而後人獨賞其末章梧桐樹數語。胡元任云。庭筠工於造語。極爲奇麗。此詞尤佳。卽指梧桐樹數語也。不知梧桐樹數語。用筆較快。而意味無上。二章之厚。胡氏不知詞。故以奇麗目飛卿。且以此章爲飛卿之冠。淺視飛卿者也。後人從而和之。何耶。

飛卿更漏子首章云。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次章云。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卽上章苦樂之意。顛倒言之。純是風人章法。特改換面目。人自不覺耳。

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變化楚騷。古今之極軌也。徒賞其芊麗。誤矣。

唐代詞人自以飛卿爲冠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闕自是高調未臻無上妙諦皇甫子奇夢江南竹枝諸篇合者可寄飛卿廡下亦不能爲之亞也

南唐中宗山花子云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沈之至鬱之至淒然欲絕後主雖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

後主詞思路悽惋詞場本色不及飛卿之厚自勝牛松卿輩

韋端已詞似直而紆似達而鬱最爲詞中勝境

端已菩薩蠻四章惓惓故國之思而意婉詞直一變飛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嘗謂後主之視飛卿合而離者也端已之視飛卿離而合者也

端已菩薩蠻云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又云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歸國遙云別後只知相愧淚珠難遠寄應天長云夜夜綠窗風雨斷腸君信否皆留蜀後思君之辭時中原鼎沸欲歸不能端已人品未爲高然其情亦可哀矣

孫孟文詞氣骨甚遒措語亦多警鍊然不及溫韋處亦在此坐少閑婉之致

馮正中詞極沈鬱之致。窮頓挫之妙。纏綿忠厚。與溫韋相伯仲也。蝶戀花四章。古今絕構。詞選本李易安詞序。指庭院深深一章爲歐陽公作。他本亦多作永叔詞。惟詞綜獨云馮延巳作。竹垞博極群書。必有所據。且細味此闕。與上三章筆墨的是一色。歐公無此手筆。

正中蝶戀花四闕。情詞悱惻。可哀可怨。詞選云。忠愛纏綿。宛然騷辯之義。延巳爲人。專蔽嫉妬。又敢爲大言。此詞蓋以排間異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數語確當。正中蝶戀花首章云。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憂說畏譏思深意苦。次章云。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鉅裏朱顏瘦。始終不渝其志。亦可謂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三章云。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忠厚惻怛。藹然動人。四章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詞意殊怨。然怨之深。亦厚之至。蓋三章猶望其離而復合。四章則絕望矣。作詞解如此。用筆一切叫囂纖冶之失。自無從犯其筆端。

正中菩薩蠻羅敷豔歌諸篇溫厚不逮飛卿然如憑仗東流將取離心過橘州又殘日尙彎環玉箏和淚彈又玉露不成圓寶箏悲斷絃又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又雲雨已荒涼江南春草長亦極淒婉之致

北宋詞沿五代之舊才力較工古意漸遠晏歐著名一時然并無其強八意處卽以豔體論亦非高境

晏歐詞雅近正中然貌合神離所失甚遠蓋正中意餘於詞體用兼備不當作豔詞讀若晏歐不過極力爲豔詞耳尙安足重

文忠思路甚雋而元獻婉雅後人爲豔詞好作纖巧語者是又晏歐之罪人也詩三百篇大旨歸於無邪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出元獻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於邪有失風人之旨而措詞婉妙則一時獨步

小山詞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既閒婉又沈著當時更無敵手又明年應賦送君詩細從今夜數相會幾多時淺處

皆深。又曉霜紅葉舞歸程。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又少陵詩思舊才名。雲鴻相約處。煙霧九重城。亦復情詞兼勝。又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牋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曲折深婉。自有豔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視永叔之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倚闌無緒更牢鞋等句。雅俗判然矣。

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也。前此則爲晏歐。爲溫韋。體段雖具。聲色未開。後此則爲秦柳。爲蘇辛。爲美成白石。發揚蹈厲。氣局一新。而古意漸失。子野適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但含蓄不似溫韋。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規模雖隘。氣格卻近古。自子野後。一千年來。溫章之風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連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

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水調歌頭卜算子。雁賀新涼水。

龍吟諸篇尤爲絕構。

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烏得議其非正聲

耆卿詞善於鋪敘羈旅行役尤屬擅長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溫韋忠厚之意詞人變古耆卿首作俑也

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此論陋極東坡之詞純以情勝情之至者詞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私情耳論古人詞不辨是非不別邪正妄爲褒貶吾不謂然

東坡少游皆是情餘於詞耆卿乃辭餘於情解人自辨之

秦七黃九並重當時然黃之視秦奚啻砒砒之與美玉詞貴纏綿貴忠愛貴沈鬱黃之鄙俚者無論矣卽以其高者而論亦不過於倔強中見姿態耳於倔強中見姿態以之作詩尙未必盡合況以之爲詞耶

黃九於詞直是門外漢匪獨不及秦蘇亦去耆卿遠甚

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遂令議者不病其變，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後人動稱秦柳，柳之視秦，爲之奴隸而不足者，何可相提並論哉。

少游詞最深厚，最沈著，如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絕，其妙令人不能思議。較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語，尤爲入妙。世人動訾秦七，真所謂井蛙謗海也。

少游滿庭芳諸闕，大半被放後作，戀戀故國，不勝熱中，其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而寄情之遠，措語之工，則各有千古。

少游名作甚多，而俚詞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慎。

張綏云：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爲主，此亦似是而非，不關痛癢語也。誠能本諸忠厚而出，以沈鬱豪放亦可，婉約亦可，否則豪放嫌其粗魯，婉約又病其纖弱矣。

方回詞胸中眼中另有一種傷心說不出處全得力於楚騷而運以變化允推神品方回詞極沈鬱而筆勢卻又飛舞變化無端不可方物吾烏乎測其所至

方回踏莎行荷花云斷無蜂蝶慕幽香紅衣暗盡芳心苦下云當年不肯嫁東風無端卻被秋風誤此詞騷情雅意哀怨無端讀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淚墮浣溪沙云記得西樓凝醉眼昔年風物似而今只無人與共登臨只用數虛字盤旋唱歎而情事畢現神乎技矣世弟賞其梅子黃時雨一章猶是耳食之見

浣溪沙結句貴情餘言外含蓄不盡如吳夢窗之東風臨夜冷於秋賀方回之行雲可是渡江難皆耐人玩味

毛澤民詞意境不深間有雅調晁無咎則有意蹈揚湖海而力又不足於此中真消息皆未夢見

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爲巨擘後之爲詞者亦難出其範圍然其妙處亦不外沈鬱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沈鬱則